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
第十一回 呂國材借事陷忠良 高廷贊奉詔辭鄉井

且說素娘走進洞房，只見錦帳半掀，新夫人面南垂首而坐。只見他：粉翠珠冠頭上戴，宮袍織錦染腥紅。百褶湘裙垂繡帶，羊脂玉帶繫腰中。面南不語低頭坐，羞慚滿面臉通紅。只見他盤龍髻厚烏雲重，雙眉微皺似愁容。臉兒也白鼻兒正，目兒也秀眉兒清。手兒也尖足兒小，腰兒也細身兒輕。雖無仕女班頭貌，人才尚屬上中平。就只是性格兒軟弱無主意，心地兒流活錯用情。素娘看著心暗想：這夫人面容善良大家風。想來是我前生幸，龍華一會又相逢。從此家庭不寂寞，賞心樂事有同人。思思想想心中喜，眼望著使女開言問一聲：

「丫鬟呢？夫人可曾用了些飲食麼？」陪房蜂兒向前說道：「方才二夫人命人送來的冬筍燕窩湯，姑奶奶不吃，我們勸了半天，只呷了兩口就不吃了。」素娘笑道：「大凡作新人的都是如此，過後想起來，豈不是裝呆？」蜂兒說：「在家就好幾天沒吃什么兒，大奶奶急的不得了，只怕病了。」任婆在旁說：「我的傻姑奶奶，那個女不作媳婦？此乃人間的大禮。何況這樣萬中挑一的人家，要是我，只怕樂的飯量更大了，分外掏幾碗。」一句話引的素娘與那些僕婦丫鬟哄然大笑，新人也忍不住笑了，忙用衫袖把臉兒掩住。當下大家說說笑笑，天色已晚，洞房中畫燭高燒，內堂之上宮燈密點，又擺了喜盒果酒。天交二鼓，這才大家安歇。

次日一早，伏家蒼頭勞瓊帶著他兒子勞動，捧著兩個盒子與他家小姐送茶食，高公吩咐每人賞了他們三錢銀子，裝了回禮，打發去了。到了三朝，新人出房拜了六神，又到三里鎮終源墳上拜了祖先，回來敘家庭之禮。楊公子拜了姑母，素娘與家人們恭拜了大夫人。到了八朝，伏大娘帶著小公子伏准赴喜筵，會親吃酒。

不多時喜筵已畢新親去，鎮國王送客回來內室。高公順娘、楊公子，大家同坐把菜吃。楊公子陪笑呼姑父：「小姪來此已多時。怕的是祖母家居心牽掛，明日清晨要告辭。況且又過年節近，就得到嘉平月內到京師。」高公點頭說：「也是，就怕天氣嚴寒走不的。」公子回言：「無妨礙，多套重溫幾件衣。」高公說：「過年我還去看望，這些時意念懸懸夢也思。」公子說：「夢鸞妹妹常提念，看他人小有心計。資性聰明能記事，教他認字描花都愛習。祖母愛惜如至寶，時隨左右不相離。最愛男裝扮童子，懶把鉛華脂粉施。」素娘說：「自幼不曾穿環孔，男子裝扮倒相宜。」高公聽到這句話，不由口內氣長吁。說道是：「三朝不肯輕穿耳，那是他亡母的慈心把兒女惜。如珍似寶千般愛，怕的是引起膻風生病疾。卻不道，一身長逝撇了去，萬種恩情化作虛。冷暖饑寒全不曉，痘疹災危顧不的。」這老爺，說到此間心內慘，素娘傷感把頭低，楊大公子心酸慟，勉強含春把話提。

楊公子見高公話至傷心，看看掉淚，自己心中雖然難受，同著新人怎好落淚？遂勉強含笑，用些閒話岔開。高公命擺上果酒與楊公子暢飲。楊公子讓姑姑同坐，順娘滿面通紅，遲滯了半晌，方說了一聲：「我不會吃酒。」公子見說，只得坐下。高公相陪，飲至更餘方才安寢。次日五鼓起來，楊公子一定要走，高公備酒餞行。公子領了幾杯，用飯已畢，告辭起身。高公送至莊外，執手而別。自此無事。不覺到了滿月之期，伏家打發車來接姑爺、姑娘回門。高公不去，命素娘裝四匣糕果，叫夫人自己去了。

黎素娘送出夫人回內室，含春眼望鎮國王。說：「人間俗禮為滿月，回門來去要成雙。老爺今日不同去，怕的是伏舅奶奶要思量。」高公說：「半世之人重又娶，可以不必算新郎。我的心事難瞞你，這幾天對景增悲倒更傷。你看新人怎麼樣？」素娘說：「老實忠厚又端狀。也無個花言並巧語，性情軟款定賢良。」高公微笑連搖首，口內長吁叫素娘：「非我對妾將妻論，早已看透那紅妝。一味的隨合無主意，竟是個好好先生道學腔。常言說，男無血性難成立，女無血性亂攘攘。這脾氣遇鬼隨他游地獄，逢神也可上天堂。只好副

位聽傳宣，不能挺立把家當。這是我命薄運蹇前生定，中途失散好鴛鴦。從此後諸事還須你照管，且叫他薰陶漸染慢參詳。習練三年並五載，量才酌用再商量。」素娘聽見這些話，猶疑半響自彷徨。

素娘說：「千歲吩咐不敢不遵，但只是如今既娶了夫人，正室有主，還命妾身主事，恐那些家丁、僕婦背後有些議論。」高公說：「若要叫他掌家，賞罰不明，恩威混用，那時連我都議論上了。」那素娘知道高公的秉性，也就不敢再言了。

從此後，內事還是素娘管，一概不用稟夫人。梁氏相幫同整理，外事依然是鄭昆。高公適性惟山水，詩酒琴棋閒散心。書中按下漁陽事，聽表奸邪不義臣。呂國材自從進位為亞相，斟酌政事甚留神。交結滿朝文武共，和氣謙恭加幾分。利口伶舌能粉飾，善取天顏窺聖心。外裝忠厚如君子，陰狠柔毒暗裡存。自己殺人常借劍，心裡冰涼滿面春。重利貪財如性命，嫉妒賢能惡好人。滿懷奸狡全不露，一味的虛詞欺鬼神。這日正遇爺登殿，神宗駕坐九龍墩。文武班齊朝見畢，只見那奏事的黃門跪在塵：

「啟上吾皇萬歲，今有塞北雁門關的總鎮姜洪病故，北安王耶律泰趁勢南進與兵犯關，副將張得功差官報告急兩道本章，請皇爺御覽。」說畢呈上，內侍取本上殿，放於龍案。天子開看已畢，吩咐丞相呂國材、侍郎聞錦上殿。二人答應出班，駕前拜倒。天子吩咐平身，命內侍將本遞下，與二人觀看。天子道：「北安王耶律泰久為心腹之患，今總兵姜洪病故，又復乘勢南侵，朕欲與兵問罪，二卿共議何人可當此任？」

聞爺未及回聖諭，呂國材斗然觸起害人端。昔日仇恨還未報，求親不許又一番。退步辭官回故里，全身遠害想安然。今朝恰喜逢機會，借劍殺人好報冤。何不保舉了高廷贊，且叫他刀槍戟林中住幾年。萬一遇著強手中，狂賊莫想再生還。奸相心中主意定，向聞爺滿面春風把話言：「學生想起人一個，素日威名似泰山。善武能文謀略廣，鬥引埋伏智量寬。腹有忠肝懷赤膽，玉柱金梁一樣般。單槍匹馬千合勇，十三四歲掃狼煙。兩次平番功甚大，殺的胡人心膽寒。鎮國王四海知名無不懼，管保他馬到成功不費難。若保別人恐誤事，你我難免罪名擔。為國損身還是小，聖上江山豈等閒。」這奸臣口是心非一夕話，只說的聞爺點首口稱然。一個是為國為民忠正意，一個是懷弊懷私假薦賢。二人彼此商議定，盡禮雙雙拜駕前：

「啟稟吾主萬歲，臣等斟酌，共舉一人，兩世國戚、元勳之後鎮國王高廷贊，威名素著，番寇久服，若命此人為帥北伐，則不日成功矣。」天子聞奏，龍顏大悅，連連點頭道：「二卿所舉正合朕意，朕當准奏。但總兵之缺，亦須一大將方可。」呂相連忙奏道：「若依臣愚見，莫如就命高廷贊權署此印，自掌兵符，雁門關將佐由他調遣，令出一人，成功必易。若委新總兵同去，用兵時少不的商議合謀。萬一秉性不投，閒言生隙，從中梗阻，反誤大事，其害不小。臣意如此，伏望聖裁。」天子聞奏，點頭稱善。當下傳旨，命翰林寫詔，欽差太監周賢奉旨連夜上燕山去召高公。

說話時就是次年夏季的時候。先是高公在小燕山下寶公墓側蓋了一座涼亭，名曰公樂。正當炎天，邀幾個相知同去乘涼避暑。

這一日，漁樵耕牧四老者，相伴同游公樂亭。大家席地當中坐，涼亭四面透清風，一道小河流綠水，欄杆屈曲更玲瓏。接天蓮葉無窮碧，映日荷花白襯紅。沿河綠柳垂青瑣，靠澗蒼松掛赤龍。兩座小橋通來往，彩蓮船在水波上橫。野花鋪地如集錦，綠樹成行蔭更濃。蜂蝶尋香搖暖翅，山禽喚雨靜中聽。遠望著遍地青禾都秀穗，近看著稷黍繁繁豆葉青。只聽著近寺山僧棋子響，遙聞著牧童山中弄笛聲。一行行蜻蜓點水魚吹浪，一陣陣君子花香氣味清。設擺著沉浮瓜李時新果，冰桃雪藕共鮮菱。眾老者歡呼暢飲發豪性，輪流把盞敬高公。論古談今說舊話，猜枚行令賭輸贏。這老爺心爽神怡真快活，說道是：「今朝吃個醉醺醺！且待那鬆梢月上消暑氣，趁著那露珠清味再回程。」眾老歡呼齊道好：「小人們送千歲轉家中。」高公說：「今朝方曉閒中趣，勝似我隨朝待漏滿天星。卸卻兩肩名利擔，老隱燕山過一生。合你們風花雪月同遊賞，強似我披銳執戈怕耽驚。」老漁說：「老爺高見真不錯，臣伴君猶如伴虎同。似我這生意在船兒上，其中樂趣更無窮，駕小舟，執釣竿；青絲綱，把魚搬；出水金鱗分外鮮。多加椒料河水煮，開鍋下酒更香甜。紅杏雨，楊柳風，桃花浪暖好搬清。得魚換酒歸家飲，大家圍坐月明明。」老樵說：「我的樂處強似你，等我說與你聽聽。一擔柴，分半挑，長街賣鈔換香醪。剩一銅錢與稚子，兒童圍繞樂滔滔。攜利斧，越山凹，老樹新枝一概伐。最高之處須著眼，萬里乾坤似一家。」老農說：「我春種秋收自食力，不似你來不似他。半頃田，一隻牛，布衣得暖勝綾綢。香蔬玉筍雞鴨

子，一日三餐餚餚粥。也不低，也不高，聽天由命樂逍遙。盼得豐年多收粟，粳米乾飯裹兒糕。」老牧說：「你們三位休誇口，我的樂處更高超。倒騎牛，橫短笛，書掛角，披蓑衣，興來念句千家詩。人也睡來牛也臥，人在沙灘牛在溪。水兒秀，山兒青，行到西，又到東，無拘無束過一生。衣食自有有人照管，何須苦作採花蜂。」四人說罷齊鼓掌，高公歡喜連聲說：「你們都是蓬萊客，我也算個散仙翁。」正然飲倒高興處，但只見一騎飛來快似風。跑到河邊忙下馬，卻是張和走上亭。

管家上前打千兒稟道：「啟上千歲，今有欽差到，請爺快些回家接旨。」高公聞聽，不敢怠慢，連忙站起來，口中說：「失陪你們四位了！」就走下亭來。四老也忙忙起身，一面相送，一面說：「老爺回家看看聖旨上有無什麼要緊的事呵，還回來喝咱的酒哇，我們在這裡等著哩！」高公答應了一聲，上馬加鞭，如飛而去。鄭安寧與張和後面跟隨。不多時來至府門以外，老爺下馬，家丁接去坐騎。

此時中門大開，周太監早已立在庭上。高公入內，更了朝服，捧起香案，跪聽宣讀已畢，老爺望旨謝恩，接過皇宣，供在龍庭。這才向周太監敘禮道：「不知天使老公公降臨，有失迎迓，多有簡慢！」深打一躬。周內監笑嘻嘻頂禮相還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」又打一躬道：「恭喜千歲榮升顯爵，可喜可賀！」高公道：「慚愧，慚愧！」遂吩咐看茶擺宴。太監連忙止住道：「不消費心，城中的官兒那裡已預備下了公館，一來咱家身體乏倦，要早早安歇；二來欽限緊急，明日就要起身，老大人也該料理。我明日著人來約會便了。」說畢，吃了一杯茶，告辭而去。

高公送出府門，打躬而別。回至上房，坐在椅上，命人將合府的僕婦、家丁、丫鬢、使女都喚至面前。老爺先向鄭昆、梁氏開言講話：

這如今，塞北又把刀兵動，皇爺召我去出征。欲作閒人林下老，豈料國家不太平。既食君祿當報效，捨死忘生須盡忠。此去未知何日返，夫人、黎氏都年輕。事多人眾公子幼，全仗你夫妻內外兩調停。諸事留神加仔細，凡百照我在家行。照常三九施粥飯，依然幫嫁助貧窮。還有一件休更改，佃戶租銀不可增。素娘還是管內事，你們的帳目花銷要寫清。惟有雙印更要緊，他是我高姓香煙頭一宗。仔細之中加仔細，大家照看小兒童。那個不遵我的話，回家之日定不容！倘有不測意外事，準備我龍泉劍下不留情。你本是忠正良僕年又長，何須用我細叮嚀？所咐之言須緊記，賞你夫妻銀一封。」鄭昆、梁氏齊遵命，雙雙跪叩口中應。接銀退步一旁站，不敢落淚眼圈紅。高公復又開言叫：李清、趙泰與王平，還有張和人四個，每人十兩賞家丁。囑咐他幫助鄭昆同照管，同心合意莫分爭。四僕領命將頭叩，心中傷感盡吞聲。老爺一見將頭點，復又從頭吩咐明。

原來高府家丁有三十餘名，連著老小共有五六十口，使女、丫鬢也有十七八個，高公恐離家之後，人多事繁，難以盡善，又因那些使女年紀及笄，亦當遣嫁，遂向鄭昆吩咐道：「待我去後，你把幾年長的丫鬢，有娘家親眷者，每人與他二十兩銀子，叫家長領去，無親人的，急急遣嫁，尋良善人家嫁他們出去。家丁留下李清、趙泰、張和、王平四房人足夠使用，餘的每人賞二十兩銀子，令其自便。當下那些被遣的僕人，

聽得老爺吩咐畢。一個個含悲帶慟跪塵埃，一齊落淚呼恩主：「因何棄舍眾奴才？雖說千歲出征去，還有那公子、夫人、二奶奶。想老爺恩待我等如骨肉，終身伏侍是應該。犬馬之勞當盡力，即便粉身碎骨報不來。怎麼敢忘恩負義出此府，小人們實在難為捨不開。」眾僕人口內說著心內慘，一個個慟哭失聲淚滿腮。俯伏地下齊哽咽，引的那剛烈的英雄也動哀。說道是：「你等起來休傷感，聽我把原由講明白。我此去平番帶鎮守，歸期未定幾時來。主母年輕未經歷，公子幼小是嬰孩。鄭昆夫妻年紀老，怕的是人多勢眾怎安排。叫他們閉戶安然清淨過，我在他鄉免掛懷。你們且去投生理，不須留戀免悲哀。若念前情思舊義，等我來時你再來。」眾僕聽罷高公話，大伙兒叩頭答應在塵埃。

常言說的好：「情真意切，無有感不動的人心。」只因主人量材酌用，知苦知甜，如待兒女一般；楊夫人下世之後，素娘當家，更是一位善菩薩，所以那些僕人如戀父母一般，不能相舍。高公常說人謂奴僕為賤，吾則不然。細想鴻蒙初破，混沌開闢，始生盤古氏一人，此後日久人繁，便分彼此。大德者王天下而管萬民，大才者輔大德共成盛世。負擔推車，執鞭隨從者，乃小才之人也。天之生人，如生萬物，有美玉便有燕石，有明珠就有魚目，有梅梓即有楊柳，牡丹無野花，何以見其尊？硃砂非紅土，何以顯其貴？萬物以備萬用，皆天之所生也。今天下四海億萬無數之人，天子、王侯、官民、下役、奴僕、乞丐，推其根要，皆盤古氏一人之後也，有何彼此可分？有何貴賤可別？假使天下之人盡是帝王之才，則無士農工商、操作之人。人能悟徹這個道理，何必凌辱下人？再想那些為僕之人，原因生而無能，貧窮難過，萬分無奈，賣身投主，以求衣食，捱打受罵，忍辱低頭，無可控訴，豈不可憐？焉知那奴僕的祖宗不是昔日的富翁，也曾使過奴僕，只因過於凌下，折准的孫孫今日為僕，照樣受辱。人若能作設身處地之想，未曾凌下，先思我之後人可能永為人主乎？把那作財主的傲性略減幾分，便是莫大的陰功。」如今鎮國府被遣的家奴，若遇那樣暴虐的主人，巴不得兒的說一聲開發出來，早離羅剎，另投天堂，再不然就是「逃之夭夭」，那裡還肯哭哭啼啼，難分舍呢？

當下那些家丁使女，一陣慟哭不捨，留戀之意，令人酸鼻，連那不去的僕人也都傷感不已。夫人、素娘也都是掩著臉兒嗚嗚咽咽，把個鎮國王引的長歎幾聲，也落下淚來，好言安慰一番。眾家丁齊道：「願千歲馬到成功，指日回歸，小人等好來伺候。」說著，叩頭站起，一齊退出。鄭昆向前問道：「老爺也須帶個人去伏侍才好。」高公說：「不消，我這一去，歸期未定，到得那裡自然覓人伏侍，又何苦叫他們拋妻閃子？」蒼頭未及回言，只見鄭安寧向前跪倒說：「小人並無牽掛，情願跟去服侍千歲。」高公道：「你現有父母，怎說無牽掛？」安寧說：「小人父母在家豐衣足食，安如泰山，何及用小人牽掛？千歲左右，如在父母膝下一般，替我父母少盡犬馬之勞，正是兩全其意。」鄭昆聞言，心中大喜，向前跪倒說：「千歲，這小子既有此意，老爺就帶他去罷。何況這幾年常在身邊，使喚慣了。自古道：他鄉無侶伴，童僕是親人。」梁氏也說道：「一來他服侍老爺比新覓之人妥當，二來學些武藝，也是千歲一個護身，豈不是好？」高公見他三口出於志誠，也就點頭應允。

當下天晚，素娘命擺上酒宴，與老爺錢行。高公慢飲了幾杯，即命撤去。僕婦俱各屏退，向素娘說道：「你把前年上賜的金銀取十錠黃金、白銀千兩來我用。」素娘答應，帶著秋月、蜂兒，提了鑰匙去，不多時用盤端來，放在高公面前。老爺眼望伏氏夫人，開言講話。

這老爺手指著黃金十錠銀千兩，開言啟齒叫夫人：「下官此去平塞北，不知何日轉家門。去歲冬間娶了你，算至而今無一春。大丈夫為國忘家難兩顧，鞠躬盡瘁報君恩。因你於歸日子淺，因此上，凡百未叫你操心。不知就裡難管事，你暫且清閒作個老封君。這些金銀贈與你，自家收放櫃中存。雖說是錦衣美食諸般有，須防日久與年深。膝前雖有兒合女，不知他成人長大性清渾？何況又非夫人養，免得你老景淒涼身受貧。非我故說生分話，這而今世道人心古異今。」老爺說著看伏氏，只見他，低頭無語淚紛紛。高公微笑將頭點，說：「還有一言你莫嘆：我此去吉凶禍福全無定，遲歸早至也難云。倘若鞭敲金鐙成功早，這就是大家有幸喜重新。萬一命喪沙漠地，鎮國府再無第二個姓高人。冤家雙印成孤子，他有個差池就斷根。你我墳前誰拜掃？那是連心著己親。夢鸞不過是個女，成人長大要出門。親戚雖有非一姓，香火全憑他一人。雖說照管有黎氏，其中全仗你留神。自小兒加恩扶養常憐憫，到大來自然合意有同心。你若愛他如己子，他必孝你似生身。到大來習文習武因材教，豈不聞孟母昔年擇過鄰。千言萬語無別話，這個孩子是奇珍。」只因祖父香煙重，這老爺再三再四語諄諄。素娘聽著心內慘，向前來眼含珠淚啟櫻唇：

「老爺明日起身遠行，何苦出此不利之言，使人聞之愈覺難堪。」高公說：「我從來不信這些俗論，那有說凶就凶，說吉就吉之理！若還事隨言應，我明日到了塞北，也不用斯殺打仗，只說幾句好話，就平服了不成？」夫人、素娘聽了，都做微而笑。

坐了一回，見伏氏總無一言，就是說出一句話來，也無要緊。老爺看著，腹中暗暗的嗟歎，忍耐不住，復又開言叫了聲夫人。說道是：「下官還有一言咐，休嫌耳絮莫嫌煩。你有一樁很不好，且須自己細詳參。性慢心活耳又軟，疑真信假見識偏。長將冷眼觀看你，遇事當言又不言。似此行為最誤事，自害終身後悔難。從今後，凡百經歷拿主張，不可流活還象先。婦人更要主意定，還有個嚴明二字緊相連。明而不嚴為懦弱，嚴而不明為不賢。隨方就圓因事論，不明大理枉徒然。昔年楊氏亡妻在，他行事從

不苟且與牽連。剛柔並用得其所，說話從來無二言。男婦家丁人不少，無人作弊敢欺瞞。不可恕時真不恕，當恩寬處更恩寬。公平正大人畏敬，心里仁慈外貌嚴。夫人細把吾言悟，管保你增才長智勝先前。」高公正自言未盡，黎素娘從傍抱過小兒男。